皇清經解

日仁12
478
37

仁
478
37

東
學

門 12
號
卷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一

春秋毛氏傳（昭公廿五年至卅二年止）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策書未詳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初鄭伯如晉子太叔謂范鞅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鞅懼與韓起謀于是爲黃父之會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是役也得春秋盟會之正然美刺兼有而胡氏疑其無美詞夫春秋書事何曾有美刺之字見于文間第書事而善惡自見此卽例也如此經自美多

學海堂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支那所有物錢

刺少然善觀者于此則晉侯與諸侯皆不親會齊則併大夫亦不與會但有會而此後並無有諸侯之師此年夏會黃父而明年之冬然後天王入成周則其可刺處在經文多有之不必檢傳之徒具戊人明年納王然後知諸侯之急王事失劾官也不善解者但求其字于文間而求之不得則又舍本文而別求他義烏知大義炳然要皆本文所固有乎

有鸛鵒來巢鸛公作鸛

此記異也魯大夫師已云文成之世早有鸛之鵒之公出辱之謠今鸛鵒果來當爲昭公出奔之兆益失所處也考工記鸛鵒不踰濟此鳥爲魯所無有者且其鳥穴處多藏巖谷與城隍間或攘鵲巢以爲居名南所云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是也則是來一異巢又一異益一事而兩記異者劉向云有蜚有蠭有盛氣之所生爲眚氣所致爲祥此謂旅鳥變居皆逐君陰氣所先致者祥者兆也胡氏謂公子宋有國之祥則弟受兄國有何異事而異物異處所兆如此在漢晉儒者便無此言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上辛下辛上下旬之辛也上辛正祭下辛呼旱之祭蓋周之七月爲夏五月舊制龍見而雩在建巳四月去五月不遠故五月猶是正祭至又雩則旱耳說見桓五年傳若公羊謂又雩非雩本借雩聚衆以逐季氏則衆非雩祭可得而聚且九月公逐其期尚早此時卽逐季之謀尚未有緒而欲先事而

楊兵誤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穀作乙 陽公作楊

此昭公出奔也書法他國君被逐曰出奔魯君被逐曰孫孫遜同避也雖昭公自奔不闕被逐然君逐臣而不得而君反出國則君被逐矣此固昭公信讒輕舉妄動然而季孫之遜仲叔二氏之黨惡無君第書事而義俱見者徐仲山所謂強臣執國勢極難輓養癰在胸腹則決去必敗有國者所當戒也據傳季公鳥 平子叔父 之妻有他行惡公若 郈公亥公鳥弟 與公思展 季族 申夜姑 公鳥家臣 之相其室譖于季平子平子使公之 平子弟 拘展與夜姑殺之季郈之鷄鬬 郈昭伯與季家相近 季氏介其雞 郈氏以金爲距平子怒侵郈氏地以益居且責之臧昭伯之

從弟會爲盜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之老就季氏拘會而季氏反執之會將祚襄公 襄不宜專祭此以時祭重禰廟故言之 習萬舞者不之公而之季氏 季有私祭 衆惡之公若乃獻弓于昭公之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初難之既而告臧孫 昭伯 未許也郈孫力勸之以告子家羈 公孫歸父之子郈懿伯 子家羈曰不可公室失民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事謬人以君徼幸事不克而君受之矣且政在未可圖也公不聽值叔孫昭子如闕 魯邑 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許之政之所在衆用命焉日將暝而姦慝作事去矣郈孫曰必殺之公使

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鄙厚言于衆曰季氏之有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箭笴蓋可取飲者踞蹲坐也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羈曰君止不可自出諸臣劫君而負罪以去使諸臣出奔君無與也意如不敢不改也公曰余不忍也指諸臣乃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次于陽州齊魯境上地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景公將唁公于平陰公乃就野井會之唁者弔問之名野井齊地時齊侯請自莒疆以西致公千社二十五家爲社社里也千社二萬五

吾子家子曰天若胙君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齊

臣則誰肯復從君者且齊未可信不如早之晉不聽臧昭伯率從者以盟請處者皆有罪從者皆無罪毋通內外毋離散毋不繼絕以從公子家子曰如此則吾不可盟吾方欲與居守者同心迎公而以爲皆有罪方欲負罪去公自相離散通內外以使公速入而以爲守公不去毋通內外吾何敢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叔孫昭子自闕歸見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公入則從公伐季者惟恐得罪故欲殺昭

子伏諸道左師展魯大夫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從他道避伏兵既而平子有異志不欲納公昭子乃大恚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自十月辛酉至戊辰七日無疾卒杜氏云自殺焉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謀單騎不用車公徒執之

春秋出君自鄭昭公厲公外惟衛有四君一惠公朔一成公鄭一獻公衍一出公輒然皆得返國而昭公獨否予嘗謂返國有二一是諸侯納之一是本國迎入之今晉伯既不足恃而齊衛二君又適當景公靈公之庸懦有虛禮而無實濟且晉臣强橫苟鞅趙鞅輩多黨季氏又貪瀆無厭動輒求貨則諸侯之納固無望矣若本國迎入則昭似較易于四君何則四君皆有新立之一君爲之抵敵惠公有黔牟成公有叔武有公子瑕獻公有衎侯剽出公有斉衛瞫昭無有也無有則國無匹敵之君君出君入綽然餘裕即居守從亡皆不得以兩君顧忌有所藉口又且公逐季氏原非季氏逐公其在公之人不必飾辱而在季氏則原非其罪幡然迎入雖曰改節亦並無有前後兩端待請愆謝過之重煩解說此其間即一本國大夫通之有餘故子家羈聞不通內外之盟即毅然拒之聞叔孫昭子之歸通意如即力爲衛之至意如隨荀躒迎公乾侯即勸公從之及叱意如退荀躒俱去猶乞公以匹馬八魯師而歸之而無如從亡者與公徒之之必不願公歸而公不覺也蓋從亡者皆發難之人也公若昭伯輩與意如勢不兩立而公徒敗事怠不用命然而入季氏之門者公徒也

心不自安一日從公則公一日不得歸是以長府之役子家欲公使諸臣出奔則公可不出即既出而諸人散去有如叔孫昭子者通乎其間則公可即歸而公以不忍諸臣而不離意如以諸臣從公而必不敢逆諸臣則惟恐公歸但借繾綣從公爲名而必不肯去此公之所以薨于乾侯者非天意也實人爲之也易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言與衆小人居則無可往也又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言用小人則併所居亦喪也公何所往乎剝廬而已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謀納公如晉至曲棘而卒曲棘宋地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鄆以居公也鄆魯地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爲公取鄆而公得居之是時公次陽州未嘗至齊而曰自齊者見公之已去魯也鄆即魯邑而不曰歸魯者見鄆之不爲魯所取也至若告至曰至公未嘗告廟而仍書曰至賈逵謂季爲守臣當爲公代祭如荀躒所云子姑歸祭者恐意如無道未肯出此必公在行所亦設主以告而史官則特以書之亦文例也況居鄆則在所必書也又范鞅亦云意如事君如在國如書公行告公至類要是黨意如之言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邑也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季氏使申豐女賈二人家臣名以幣錦賂梁丘據齊大夫梁丘據謂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盍卜焉可則師先濟而君繼之否則君何辱爲齊侯乃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者意如黨也詐以成誘齊師曰成可取也既而季氏師已集復謝齊師曰取成非衆意請戰及戰則齊子淵捷菀何忌子囊帶三人齊大夫與季氏野洩冉豎二人季臣遇第傷而不殺若無意兒敵者故戰于炊鼻魯地而經不書不予齊以名也曰公圍則齊無與也雖然公圍之而魯尚可以抗之也乎此其中有義焉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謀納公也然何益矣鄆陵地闕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以長庶子西賢欲立之子西不從乃立子壬爲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單子以子朝之立告晉劉子初攻王城師敗之既而劉師亦敗劉子以王出王宿于褚氏而進次于滑晉乃使知躒趙鞅

帥師納王召伯盈逐王子朝始叛而今反正朝乃同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及劉子單子盟遂入成周而盟于襄宮襄王宮

師者尊王也且晉侯不在師也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據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使莠尹然工尹麇及左尹郤宛救之時季札聘上國未還也公子光乃伏甲于堀室而饗王王徒皆執鈹夾道羞者不敢近光使勇士鱄設諸寘劍于魚腹而進之抽劍刺王公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曰彼乘喪伐我我不可乘亂伐彼遂引還于是光自立是爲闔廬按僚者夷昧子也吳子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諸樊相約必兄弟傳國以及季子夷昧死季子不受乃立夷昧子而光自以爲諸樊之子當立因弒之其不書吳光弒而書吳弒者非賁光也莒僕弒父晉荀偃欒書弒君未聞有可賁之罪而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史文詳略如是矣蓋既有策書則苟無首從皆可虛其名以按其實以中無彼此可推卸也胡氏謂諸樊之國遞致不受則國宜之光而不宜于僚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于光則直賁光矣且授受大事于此不明則于秋纂案終古未決如宋宣讓穆則穆

之子馮反弒宣子諸樊讓弟則諸樊之子又得弒僚似乎是非無一定者按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爲禮世者傳子及者傳弟也益三古授受祇有傳子傳弟二法而要之傳弟之法終歸傳子舍傳子而求他法則篡弒矣故夏周傳子殷商傳弟然傳弟之窮卽傳子以繼之如沃丁傳弟太庚則太庚子小甲立小甲傳弟雍已雍已傳弟太戊則太戊子仲丁立其始于傳弟而終于傳子殷三十王一轍也考世家惟太丁傳弟外丙外丙傳弟仲壬以仲壬無子立太丁之子太甲又沃甲祖丁則先立兄沃甲子後竝弟祖丁子以祖丁子陽甲未能立也餘二十八君皆立弟之子無異盤庚傳子兄傳弟父傳子總一制也至叔父傳姪則變制矣是以宋穆傳目夷則變制啟亂闔廬弒君僚則大逆不道有明景泰帝旣正位號則自宜易儲其不幸而復辟者偶然耳此禮不明遂有執吳光之說以懲忠肅者因舉授受之大法以并正之公羊謂光爲夷昧子僚爲夷昧庶兄則尤屬杜撰無據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尹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而爲左師費無極右領鄢將師所惡值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告子常曰宛欲飲子酒告郤宛曰令尹欲就飲于子郤宛曰吾何足辱令尹令尹果來吾何以獻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令帷諸門及饗日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郤宛字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且救潛之役乘吳亂可得志也子惡取賂焉曰乘亂不祥夫吳乘我喪我不可乘其亂乎令尹命鄢將師

攻郤氏且熸之宛自殺時國人弗肯熸將師曰不熸與郤氏同罪乃或取一編菅焉（一束草）或取一秉秆焉（一把禾）既而投之地終弗熸將師遂假令尹命熸之滅郤氏族及陽令終氏晉陳氏既而國人多謗言沈尹戌謂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廄尹（楊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夫費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在十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五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見定四年傳）平王之不聰邇無極也今殺三不辜以興大謗（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遂殺費無極與鄢將師以說于國而謗乃止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扈者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固請納公獨范鞅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樂祁）與北宮貞子（北宮喜）曰季孫何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不許而君自出之公徒之怒實以啟叔孫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者（見前）今魯君守齊三年無成而季氏甚得其民有備多矣然且有備而事君一如其在國此不可測也二子願納魯君則鞅請從無成將死之衆懼而退是役也其令戍周則得矣而于納魯則未也此亦第書事而義自見者若大夫通序則書例如此並無他義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快邾大夫名其事史闕）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及飲使宰夫主獻兼請安（不親獻請安以子家子以大夫禮待公）

公出時孟懿子陽虎伐鄆將奪公歸鄆人請戰子家子不可
公乃遣子家子如晉公徒禦之于且知近鄆地敗而退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六月而葬緩
公雖去魯而季孫猶遣使會葬范鞅所謂事君如在國者此
其一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晉地
公以齊敬姜始謀至晉然當待于境使之通之俟晉命來逆
而然後入今遽次乾侯則諂矣子家諫不聽晉乃辭曰天禍
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謂不通一使而即安
于甥舅齊異姓甥舅之國其亦使逆君亦使我來逆而後入公乃復還境而後
逆之不能用子家故見辱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次乾侯不得見晉君仍返于鄆而齊侯使人來唁夫唁者
初失國而弔之之禮今公自晉歸客寄如故而忽使來唁則
謂公矣益謂公之如晉而不納同失國也然且來唁者稱公
主君則更以大夫比公矣故子家子曰齊卑我甚矣君毋辱

此固特書之以見齊之無禮者若其書公至則前公在齊境上與齊侯遇返而居于鄆爾時未嘗至齊也經書自齊居于鄆今直入晉地不書自晉居于鄆而書自乾侯以齊侯見公晉侯未見公也見則非齊而書齊不見則自晉而不書晉書唁惡齊書自又惡晉也至若國之辱則至此亦不能諱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而賣其馬遂不歸馬時衛侯獻乘馬名曰敬服墮壓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欲使食馬）始以帷裹而埋之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輒之了）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鄆人與公徒爲二此必公徒虐鄆人而致潰者公自此無居所矣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史例國君出外則必書然但書出與至而並無出至之間又特書所在之例其或書所在必于元正以元正朝廟係國大事此禮未行則必書所在以示貶辱故諸公在晉非一次而經皆不書獨于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蓋書則責之不書則諱之也今忽書公在乾侯此固責公之不用諫不疎羣小以

致殘没故連書三年以明戒而不知春秋者謂君凡所在必書所以存君則公自二十五年逐後歷二十六七八九凡四年未嘗一書所在也胡氏謂他年不書以鄆猶在魯封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而寄乾侯非其所矣故必書則二十八年已去鄆而亦不書何也蓋春秋書在專爲朝正闕而不書所以諱惡後儒不知春秋妄作書在以存君之說致有明靖難無賴造爲建文出狩錄每歲必記所在以爲書法夫君死國亡何處朝正而誣妄如此此豈春秋乎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悼公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鳥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皆王僚子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土田而居之子西諫不聽吳子乃執鍾吾子伐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師吳子喈而送之既而奔楚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穀作櫟後同適歷晉地

晉定公初立將以師伐意如而納公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如何晉侯召季孫范鞅私謂季孫曰子必來季孫乃會荀躒于適歷經特書者善之也荀躒乃訊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

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
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唯君此察
而後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或賜自盡
死而不殺
弗亡不滅其族君之惠也死且不朽此死而不滅亡若得從君而歸
舊解誤
則固臣之所願也敢有異心此竟不察不死而釋之
第迎之而歸此是本意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侯初立未與公相見故先來唁公禮也季孫意如乃從知
伯卽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勸君許其歸一慙之不忍而
終身慙乎一慙謂慙與同歸也終身慙不歸也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
之從公不願歸者欲公逐季孫舊解誤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

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
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季孫也誓不相見正欲逐
季孫之言也言不逐則不歸也荀
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如此則
納公且有
罪矣何敢再知逐季氏事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
祭謂攝君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既駈
祭事子家子曰君
爲晉納晉使又去則借魯師之迎而單騎自歸此與
左師展以乘馬挾公與孟懿子陽虎伐鄆劫公意同公欲從
之則前誓非公意矣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公之不歸全在從者予嘗從經校公
出始末齊景公爲德不卒宋元公急于救公而無故路死衛
靈泄泄晉頃君臣則兇惡之極昭公不幸而遭此不意晉定
初立卽懷救卹向使有臣左右之則乾侯之誓毅然爲公逐

叛臣有何難事而無如范鞅荀躒皆意如黨也夫如是則就其迎納慷慨而歸亦所云一慙可忍者而羣小脅從終始不破公從此無歸日矣經特書晉唁而不書納公痛納公之無成也若晉唁則誠可嘉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

黑肱邾大夫不書邾史闕文也濫邾邑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鄆

取鄆事闕公羊曰鄆者邾婁之邑也據定元年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鄆則鄆本魯邑爲羣公墓地所在公羊妄說也若杜氏謂公遣人誘鄆而取之則亦無據且此時取鄆何爲乎

夏吳伐越吳始用師于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城成周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不敢歸也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不書者以公羣未告也且令城成周于是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著爲成命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疾偏賜大夫大夫皆不受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至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之

南海鄧　義　番禺高學耀新校　嘉應楊懋建舊校

春秋毛氏傳定公元年至七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

此時公未卽位當書昭三十三年至六月卽位始稱元年此卽書元年者要是卽位後改稱之以一年不可有二君也史例也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左公穀皆以春王作一節三月以下又一節誤矣今校經文木改正

春王連三月爲文此是舊例以正月二月無事至三月始有事而書之無有以春王二字爲文三月又爲文者三傳本皆

截春王二字以爲定公不得正其始故無正月則自隱三年始凡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有春王而無正月者皆宜截斷二字另作節矣且其所云無正月者非謂春王下無正月二字謂全無春王正月四字也春秋十二公凡元年俱有正月以新君改元無事亦書故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卽位且無他事可書亦必空書春王正月四字而此獨無有故曰無正月則定公此時尚未爲君雖昭公之喪已至壞隤而公子宋未先入仍未知新君爲誰而謂定公此時得空書正月乎當正始乎若謂定公爲意如所立卽不正始則宣公爲東門襄仲所立獨正始而書正月何也總之昭公死非其所定公立不以正在夫子直書其事而其義自在如必以此爲疚猶則按之全經而無一驗者與其不驗而廢其說何如按經而存其義之爲得當也

前年冬晉士彌牟定城成周之令至是城之時士鞅新代魏舒涖政已栽版築矣宋仲幾宋大夫爲宋代役薛宰曰宋爲不道絕我小國于周而以我適楚故常從宋若復舊職我將承王官不暇而尙役于諸侯乎仲幾曰三代非舊矣薛焉得有舊若云職則役宋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爲政者新言士鞅新代爲政不知舊事子姑受功俟吾歸故府考之仲幾曰子縱忘之山川鬼神忘之乎士彌牟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乃執仲幾以歸既而歸諸京師若其城役則三旬畢功而孟

懿子亦與焉但據傳晉先執仲幾歸晉而後歸京師經不書歸晉爲晉諱也成不受功則涖政者得而執之胡氏謂當執以司寇不當自執則士彌牟定役令時但曰授諸侯之帥未聞屬司寇也祇不即歸京師而先歸晉則稍自專耳故諱之然諱之即予之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告于廟故書至即位若行即位禮也據傳叔孫成子昭子之子迎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感子家子從公之言欲以爲卿使叔孫道己意子家子故不見叔孫且故誤會哭之期易幾而哭惟恐聞季孫語也叔孫乃使人傳季孫命謂公衍公爲皆昭公子實使羣臣不得事君公子務人與公若謀去季氏即公爲也儻得公子宋昭公弟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若季氏之願則願與子從政立子家後子家羈公孫歸父之子也歸父爲季孫所逐子家羈紹之然未立爲族故未有後子家歸父之子凡從公出而可以入者惟子是聽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何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者禮也禮當從君出而出者行可也與季爲若羈者寇也羈將逃也昭公不知入故當去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子家子與焉然後公喪始告至而定公即位

按癸亥喪至越五日戊辰而後即位者王制天子十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剛五日當殯矣古凡即位必受命于殯行奠殯之禮如顧命三宿三咤授同拜命然後出而即位此諸侯殯禮與嗣君即位之禮俱如是者雖公喪自

外來亦無異制祇嗣君遭喪卽位原在死後奠殯之頃至踰年改元則于朝正後又再行卽位之禮以示更始而今則喪既逾年元亦旋改則但以遭喪卽位之禮兼改元卽位之禮一如篡弒之後之不再行者此亦事勢使然而並無義例于其間也

乃公穀不知何據謂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卽位夫周制殯西階無正棺兩楹間者惟喪大記君薨之禮既小斂男女奉尸夷于堂將由大斂而遷之于西然此在未殯前之禮且小斂三日非五日于禮不合又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于廟門遂入適所殯夫謂適所殯者謂適西階上舊所當殯之地也若兩楹之間是殷人殯處非所殯矣及鄭氏註禮依違公穀說謂外來之喪不忍其遠不復以賓禮視之故變西階爲兩楹此以調停議禮者然考之他書實未有此

至胡氏謂周書顧命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卽于是日迎康王于南門之外入宅憂爲天下主今癸亥喪至戊辰卽位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如此則公子宋先入在喪至壞隤之時此卽四月乙丑迎康王以宅憂之先事也若康王卽位則自乙丑至丁卯越三日作冊自丁卯至癸酉越七日卽位凡十日是天子十日而殯殯而卽位諸侯五日而殯君卽位之日書文于支歷歷可數猶謬戾至此況其他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在外歸故八月乃葬

季孫使役如闕先公墓地將溝焉溝分榮駕鵝會大之夫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旌己不臣乃止又問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伸明己不臣乃止遂葬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溝合之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公魯先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也其宮祧久矣今忽立者徐仲山曰記云煬公繼世兄弟相禪明立公子宋之爲世法也若謂昭公出時季孫每禱于煬公故立之則先公多矣何取乎煬而禱之謬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八月霜未降而殺戾記異也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者公宮之南門兩觀者雙闕也天子諸侯以臺爲門築土爲兩臺而架門其間謂之臺門又謂之闕其又稱觀者以兩闕懸象使人觀之謂之觀也災者天火也胡氏襲公穀之說謂雉門爲天子五門之一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禮制災而復作春秋所以譏也按天子五門爲皐庫雉應路五名然諸侯亦有之故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皐門雉門天子之應門言諸侯之庫雉二門即是天子之皐應二門非謂此

天子之門諸侯不宜有也詩太王遷岐立皐門應門家語衛莊公反國繹祭于庫門之內史記魯煬公築茅闕門即雉門也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是以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此以高爲貴者也郊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未聞謂諸侯僭天子者公穀妄說也若子家駒說亦出自公羊一人之言他書並無見者子家駒卽子家羈亦公羊變文

秋楚人伐吳

吳人使舒鳩誘楚師而潛師于巢以伐之敗楚囊瓦之師于豫章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卽位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公作杙　公卽位修好也杙卽鄒魯地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杙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人乘城成周之後假王命以伐楚故以劉子爲之首劉子

者傳稱劉文公王官伯也先是蔡侯有兩裘一獻于楚昭王
唐成公有兩肅爽馬亦一獻于昭王楚令尹囊瓦欲併得其
一止兩君于楚三年不使歸必使併獻而後歸之故蔡侯如
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爲質而請伐楚至是荀寅求貨于
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故合王人并十八國諸侯興師而但書
侵楚以其不終伐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後同
沈人不會名陵晉人于會後使蔡伐之遂滅沈而執殺其君
其曰以歸者歸于會也殺之晉殺之也故下復書盟以終會
之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公作浩油左與上文連作一節

諸侯先會而後盟故前列諸國之目則後以諸侯二字總概
之此書例也名陵之會諸侯謀伐楚而不終伐則但爲盟以
終之此諸侯二字即十八國也其不稱劉子者以劉子有封
爵雖王官實諸侯也胡氏不識例不讀經兼不曉事于前蔡
滅沈責蔡侯之殺沈子此盟諸侯責定公之爲意如所立而
求盟諸侯以固其位夫蔡侯能殺沈子定公能盟諸侯乎此
不曉事也書例前不列諸國單書諸侯則爲特會文十七年
諸侯會于扈是也前既列諸國則後書諸侯即是前會僖五
年公及列國會首止諸侯盟于首止是也今召陵有前會矣
此不識例也經書公會劉子及列國侵楚既書滅沈又既書
盟皐鼬然後書公至自會則此一書盟實并前會與後之至

會而合書之而謂此會是公事是不讀經也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許每遷必書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卽劉文公 卷也以出會故書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蔡滅沈放楚圍之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作圄

葬劉文公

以同會故會葬書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公作柏莒楚地

蔡侯以子元質晉而請伐楚召陵之會未及侵楚而楚師已圍蔡宍然且晉第伐戎仍不救蔡蔡侯乃又出子乾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而請伐楚吳爲之興師蔡侯與唐侯從焉大敗楚師于柏舉囊瓦奔鄭是此舉蔡實爲之故經特書蔡侯以之以者主在蔡也夫如是而召陵之會舉鼬之盟蔡之滅沈楚之圍蔡通讀之而吳晉楚蔡之是非可指掌宍故曰春秋非斷爛也

庚辰吳入郢 公作楚左令上文爲一節

吳師從之五戰而入郢先是郤敖之弒楚靈王殺太宰伯州犁而其孫嚭奔吳爲吳太宰事在昭元年楚子麇卒左傳以爲昭二十七年郤宛黨出奔誤及平王娶太子建妻少師費無極譖太子于王且言其傅伍奢共謀爲叛王乃執伍奢且召其子伍員奔吳與嚭同事闔廬謀伐楚至是楚子奔隨吳伐隨隨不肯下申包胥者伍員友也當員奔時遇申包于途謂曰我必亡楚申包曰子亡之我必興之至是奔秦依庭牆而哭七日秦哀公爲之出師大敗夫槩王吳王弟于沂又敗于麇又敗于公壻之谿楚子還郢

據傳吳入郢時以班處宮謂以班次尊卑分處王與大夫之宮室蓋言行所也故吳王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以王弟奪其宮居之是時楚闘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不讓則不和不和則吳師必亂謂其爭班次以奪宮室故其亂可乘也今公穀道聽誤以宮爲室且誤以室爲妻謂吳不稱子夷狄之也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而胡氏遂謂乘亂肆淫黜而不子夫楚王不知其有母與否然當其奔隨時急取其妹季芈與畀我二妹名以出則在王之宮無不奔者未有舍其母而獨取其妹者也若大夫之挈室以奔則傳有藍尹亹涉其帑語國語亦云見藍尹載其孥即有偶爲俘虜如葉公子高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及聞楚子復國即棄母而歸葉公惡其不義見后臧未嘗一正視之其嚴峻如此自公穀有妻楚王母撻平王墓之文而後之

爲小說家者擴其邪說依類增長無所不至此禍經之文不
可不察也若夫前書吳子此又去子字者史文有詳略並無
義例此與成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例同公穀胡
氏俱非也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作正

夏歸粟于蔡策書未詳

蔡饑而我周之亦不可解杜氏曰蔡爲楚所圍故歸之粟則
圍蔡在四年秋于此不合若公穀謂諸侯歸之則此時蔡方
從楚而諸侯肯歸之乎且但書歸而不書所歸之國與人皆
本國書例而此又妄言之故曰不曉事不識例此又其一也
於越入吳

於越越名也入吳者以吳在楚而乘間以入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此無貶詞貶不在此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舍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爲大夫是爲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遬後同

許與鄭爲終始此乘楚敗而滅之然滅其師仍不滅其國觀
哀元年經書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可見

二月公侵鄭

此晉令也周儋翩子朝因鄭以作亂鄭爲之取胥靡故晉使魯伐之是時取匡鄭邑不書以歸之晉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據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并報晉君聘也禮凡君聘必夫人同之然祇遣一使報聘亦然今陽虎欲尊晉且欲詘辱三桓故特遣孟懿子報晉夫人之聘雖兩使而實一禮故並書之

當是時陽虎之執國政如此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宋使樂祁犁如晉晉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綵上范鞅惡其主趙氏也言于晉侯以不致使而私飲酒爲罪遂執之然則晉卿之分國而爭大如此

冬城中城懼晉也中城見文九年　何忌無何字闕文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帥圍鄆

鄆貳于齊季孟圍之齊人乃歸鄆陽關陽虎居之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

晉伯已衰諸侯始特盟于是齊侯貳晉與鄭伯盟衛地而徵名也會于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衞侯聞齊名思欲叛晉諸大夫不可衞侯乃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陽執結以侵我使諸大夫知所畏遂執結侵衞

衞侯衞侯盟于沙公作沙澤

衞乃與齊盟而陰以結之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以叛晉故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將宵入齊師齊設伏以待之處父謂虎曰汝不知禍吾殺汝矣苫夷季氏家臣謂虎將陷二子季孟于難吾必殺虎虎懼御二子還得不敗然則陪臣之互執國政各能相制又如此

九月大雩

冬十月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二終　南海鄧翔番禺高學燿新校　嘉應楊懋建書校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二毛檢討春秋傳　七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三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定公八年至十五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侵齊門于陽州報前年之伐也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前侵未得志故又侵之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之未至境卽還

公會晉師于瓦

公乃逆晉師會之其不言救我者以未嘗救我也一若不知其會之者之何事也此文例也瓦衞地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衞士公作趙

晉師自瓦還將欲就衞侯而盟于鄟澤趙鞅曰羣臣誰敢盟衞君者蓋惡其叛晉而思辱之也涉佗成何二晉大夫名曰我能盟之禮凡諸侯盟必使小國執牛耳而大國涖之蓋司割耳取血之事皆臬者職也今衞人請晉執牛耳以爲君與大夫歃當大夫執之成何不肯曰衞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及歃涉佗捘衞侯之手而血及于拊衞侯怒王孫賈曰盟以爲禮也不以禮叛之已耳遂叛晉不盟晉人請改盟不許士鞅乃會成桓公謂鄭會伐周關外當報之因邀之同侵鄭蟜牢而遂及于衞蓋欲假王師以討鄭衞之貳于晉也經不書不予其假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衞

晉又令我伐衞

冬衞侯鄭盟于曲濮衞地

重結之

從祀先公

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文二年文公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是爲逆祀今定公刋前之失因而順之據傳季寤（桓子弟）公鉏極（季族）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于季氏與叔孫輒叔孫志五人同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代叔孫氏陽虎代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遂于僖廟審諦昭穆之禮而改正之以明已之去三桓者欲强公室爲順非爲逆也但叛臣變制不書所自此必假定公之命而爲之者蓋宗廟大典未有君大夫不知而一二叛臣可陰相移易者也特子考全經似有未嘗移易者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夫祧廟昭穆與大廟同桓莊閔僖則必閔從桓而僖從莊此順祀也若桓莊僖閔則將僖從桓而閔從莊便爲逆祀今桓宮災而郎及僖宮則僖從桓矣此逆祀矣哀尚逆祀而謂定年已順祀于理未通既而思之傳書司鐸宮火火踰公宮然後桓宮僖宮災則火本踰越桓宮在昭踰而及僖宮之穆相對踰火事未可知胡氏據蜀人馮山之說謂昭公之主未得入廟至陽虎始入之如昭公葬闕在墓道南至孔子爲司寇始溝合兆域一類蓋欲暴季孫之惡而爲之者其說未嘗不可聽特其所謂先公者指昭公乎指羣公乎昭公不得稱先公如錫桓公命吉禘莊公作僖公主禘祀襄公凡後君之于前君經傳有專稱也且從祀者配饗之謂也國有大祭得祔主而配饗

之謂之從祀如盤庚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豈有昭公而相從配食如大享之祭功臣者若先公爲羣公則從祀爲誰不明指何公從祀而徒言從祀誰則從之此不特春秋無是文即他書亦無是文也況定立已八年豈有太廟無禰廟者夫子爲司寇但溝墓道未嘗無昭墓也經既書葬我君昭公則卒哭祔廟皆葬時一時之事春秋恒例但書葬而諸禮皆具是昭公入廟即在昭公書葬時已有明文馮山妄說也張南士曰古人以順而逆者曰從而逆故從作順解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陽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成王分魯公之物也經凡書盜皆不著名氏以爲此盜焉耳但陽虎以家臣而謀弒季氏此國家大變經反不書祇詳書此二物之失得以了其事似失輕重惟徐仲山日記曰蒲圃之駕陽關之叛全無厚繫萬萬不得同陽州之一遜獨此世守重器有國興喪皆視之誠所謂改玉改步得步得玉者故夫子三致意焉此眞善于言春秋者蓋亦以二物失得即叛臣成敗一始終也據傳陽虎以壬辰日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乃約都邑之車以癸巳日至成邑宰公敏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盍備之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至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虎弟殿將如蒲圃桓子乘間語林楚蓋欲其脫已于難而林楚難之曰陽虎爲政魯國服焉徒死而已何益于主桓

子曰能以我適孟氏乎楚許之時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駕言築室于門外楚乃怒其馬騁之入孟氏門陽越射楚不中築者乃闔門而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刼公與叔孫武叔以伐孟氏公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外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公敛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乃入讙陽關以叛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公作曎

得寶玉大弓

陽虎歸寶玉大弓于魯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犯之而出奔齊請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不可去而奔晉適趙氏主趙簡子焉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伐晉夷儀次于五氏晉師千乘在中牟衛侯亦如五氏以助之其不書伐晉者以不終伐也五氏晉地

秦伯卒

不書名見前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伐我以晉故今諸侯皆叛晉可以平矣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前既相平此復爲會以固之但兩國離會必有爭上于其間且侵伐甫息懷猜不少故齊用犂彌之計使萊人以兵劫公一如莊十三年柯之盟魯人用曹沫以劫齊桓者此亦春秋戰國間習事也但其用萊人者萊爲東夷禹貢所稱萊夷以齊會滅萊俘之故使之乘間行劫以出不意惟恐齊備兵則魯亦得以備兵相抵持也乃孔子相定公赴會卽先具兵士一見萊人遽奉公退避而使士以兵擊之然後曰兩君合好而使裔夷之俘得援兵以亂其間非所以令諸侯也夫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而遽辟之及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益責我以小事大之禮也惟時齊晉迭霸定貢賦之制已久明知非王政而急難更易必此時一相激則重搆怨矣孔子乃不使魯公涖盟令大夫茲無還揖而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而以吾共命者亦如之以是時齊多侵魯田且陽虎以鄆讙奔獻魯地愈削故使反侵地量地之所出足以當三百乘之賦則亦如所盟蓋其時中之聖因時酌宜但就事裁處而不折之以王制一如獵較之隨俗然旣不激而又不辱所云反經行權者如此故經但書會而不書盟一則公不親盟一則謂盟非我意夫亦不

得已而爲之不告可也若齊欲饗公孔子又辭之者以盟饗非恒禮非勞則謝如襄王饗晉文于踐土則爲勞卑宋公饗晉侯于楚丘則爲謝尊其餘盟會後饗列國大夫皆是相勞之禮今齊具饗禮非勞非謝酬酢之間必多可議不如不饗以全好合故夫子曰夫饗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誠以尊卑之間必有甚難討求者在也此又夫子之經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圍衛報五氏之役也然衛終不成因曰衛之叛晉由涉佗成何見八年趙鞅侵衛傳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復不許晉乃殺涉佗而成何奔燕前衛侯次五氏以伐晉而經不書伐以不終伐也今乃執已大夫以求成而終不得成是尚爲

能終伐乎然公然書圍衛者曰前不書伐爲衛諱伐也曰亦惟衛不伐耳今之書圍者不爲晉諱圍也曾有圍人國而執已大夫殺已大夫以求成者乎此文例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穀田上有之字

前六年鄆人叛而以地獻齊季孫孟孫以圍鄆而齊人歸之至八年陽虎奔齊則鄆讙諸地皆齊有矣故夫子邀其反地而今又歸之杜氏曰三邑皆在汶水北故又稱汶陽田夾谷之會所云反我汶陽田以此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是時魯政下移陪臣執國命陽虎公山不狃之徒相繼以起而邸宰侯犯即據邸以叛邸者叔孫氏邑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初圍不克故又圍之郈工師駟赤（工師官駟赤名）以計出侯犯而納魯師侯犯遂以郈奔齊齊人復致郈于魯而修好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前六年宋使樂祁于晉而晉人執之歸而死于路宋公使右師樂大心迎樂祁尸而大心僞疾不肯行樂祁之子溷告大心將作亂于是宋逐之而大心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公地作池後同）

公子地者宋公之弟也有白馬四公朱其尾鬣而予向魋（司馬桓魋）地怒挾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目腫地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乃出奔而公不之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公作鄆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字下公穀有宋字）

宋公弟辰曰吾勸兄出奔而公不止是吾迂欺也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亦奔陳仲佗仲幾子石彄褚師段子皆宋卿其皆奔者左氏曰寵向魋故也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

夏四月

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大心奔曹在前年今入蕭從叛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叔還叔
詣子

魯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災也私家之強皆恃大都以爲險而
其既也都邑大夫卽得起而操私家之柄所謂政逮大夫陪
臣執國者封建流弊勢必致此故三家盛時皆有大都名城
叔孫以郈季孫以費孟孫以成而既則侯犯以郈叛南蒯公

山弗狃以費叛公斂處父據成而不肯下是以當時執政先
墮三都以暫解尾大之患所云墮者謂毀其城壞其郛夷其
阨塞使失所險阻而無可憑也比之治瘍鑿癰剔幕刳截外
癥以固我內衞然而元氣從此亦稍傷矣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策書不詳成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郈費叔孫已墮郈矣季氏將墮費

仲由爲季氏宰謀墮三都郈成也叔孫氏輒帥費人襲魯公乃入季氏宮登武子
費宰公山不狃叔孫輒帥師
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將及臺下時孔子爲司寇命大夫申句
須樂頎下伐之費人走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與輒奔齊

遂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作晉誤

結叛晉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至是公自墮成成宰公敛處父曰成者魯鄙之保障也若墮成齊人必至北門矣且謂孟孫曰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守之因不克而返按三都惟郈費爲大郈費旣墮則墮成最易且公親圍之而反不克非不能克也郈費叛而成獨不叛不必克也墮郈費所以强叛孫季孫墮成適以弱孟孫不當克也郈費于全魯形勢不甚相關而成在北門齊人窺我便及之故前此昭二十六年公出居鄆齊侯假納公之說師卽圍成經書公圍成是也是爲孟氏事小爲魯事大不可克也況旣已墮二則一亦可以已矣胡氏謂孔子爲司寇而不能墮成以未攝相也然則攝相又不墮何與

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謀伐晉也謀伐而不書伐則以其不終伐也然晉自此亦多事矣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策書不詳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齊衛之師前既次五氏今又次垂葭而趙鞅患之將遷衛貢五百家是者左氏謂是十年圍衛貢服晉時賂趙鞅時所貢按之並無此事邯鄲大夫趙午惡齊衛之睦謂衛惟恃齊不如先侵齊而然後遷民則邯鄲之受遷有名鞅怒其違已殺午午之親荀寅與士吉射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據傳則趙鞅以避難奔晉陽而經直書叛何也夫晉陽者晉之邑也鞅據爲已邑而欲遷民以實之既又視若敵國而直據而抗本國之師則是晉陽非晉有也晉陽非晉有也

有叛也趙氏自此欲分晉矣

冬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

韓魏黨趙氏而惡范氏即士氏與中行氏即荀寅氏故韓簡子起之孫

魏襄子舒之孫使荀交子荀躒即知氏言于晉侯謂晉制始禍者死今范氏中行氏實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乃伐二氏不克而二子奔衛朝歌衛地不言奔而言入者以引兵而直入之也此韓魏趙與知范中行黨滅之漸也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復以趙氏請乃歸之盟于公宮夫晉陽即晉也而書歸于晉一似晉陽爲敵國者曰此以晉陽子趙也文例也

薛弒其君比策書未詳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衛公穀作晉

公叔戍者公叔文子之子也衛侯忌其富且爲夫人南子所惡因來奔趙陽者戍之黨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二公孫公作子牂公作牆

頓與胡楚屬國也昭三年楚爲申之會伐吳執齊慶封皆有頓子胡子至五年帥頓子伐吳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六國之師亦以頓子胡子爲首是頓子胡子世屬楚者至定四年晉定公糾十八國諸侯爲召陵之會將以伐楚頓子胡子始與陳蔡滕許並歸于晉乃楚未得伐而頓與胡則爲所誤矣今年滅頓十五年滅胡而晉陽之甲能集方城之下否春秋書頓滅又書胡滅益傷晉伯之流毒遠也

夏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黨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作醉左公穀皆以吳子光卒別作一節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廬斬其將指足大指而取其屨師敗而卒其子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謀救范中行氏也時晉人圍朝歌故謀救之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謀范氏也

天子使石尚來歸賵

石尚者石氏而尚名天子之士也例元士申士皆稱名賵者祭肉盛以蜃器故名賵周禮大宗伯以賵賻之禮親兄弟之國蓋賜同姓諸侯者本定禮而閒行故行必書之舊例謂恆禮不書書即于禮有可議故何休云魯不助祭不當歸賵此強以非禮釋例例不若是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以南子宋女子朝宋公故召會之然非禮矣太子蒯聵獻孟邑于齊過宋聽宋人誚詞而恥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我顧乃殺之既而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殺我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

蒯聵黨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不知何故辰獨來奔事見十年十一年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杜氏曰來會者會公于比蒲也以不用朝禮故祇書會按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彼亦就會見公者然彼行朝禮故曰朝與此不同

城莒父及霄

公以叛晉兼謀范氏故懼而城之此年無冬字闕文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見前年滅頓傳

夏五月辛亥郊

周五月爲夏三月孟春祈穀之祭不得過分三月則過分矣

故杜氏曰過也非禮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作軒誤策書未詳

據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氏曰罕達子羽之子老丘宋地而其事則云宋公子地奔鄭鄭入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始于定十年經書宋公子地奔鄭也卽其後公子辰仲佗石彄又奔陳而自陳入蕭然亦入蕭非入鄭也且哀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傳祇云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向巢伐鄭殺元公之孫則奔鄭雖可據然而公子地公子辰皆元公之子景公之弟非元公孫且與平族無涉似乎兩事不相合者但春秋策書詳于晉楚而略于他國此必公子地入蕭之後公子辰來奔之前

別有奔鄭文而傳略之也又必公子地奔鄭時或攜其子並奔而向巢殺之故曰元公之孫策書又闕之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公作遽蔭）

齊衛救朝歌而次以待之策書誤

邾子來奔喪

諸侯無奔喪者非禮也說見前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姒是定公之妾而姒姓者其爲哀母與否傳無明文然即是哀母此時遭喪即位而先君未葬子不成君其母不當以夫人赴于列國因不行赴告無夫人小君之稱禮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無會葬者非禮也說見前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此與宣八年葬敬嬴禮同

辛巳葬定姒（杜氏謂史失書月按辛巳是十月三日）

定姒卒距公薨六十日今姒葬辛巳距公葬丁巳裁二十五日夫人不必盈五月也若曾子問謂葬先輕後重則宜先姒葬矣此戰國言禮與春秋刺謬處而胡氏翻引爲證豈辛巳先于丁巳耶不可解

冬城漆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今城之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三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鄧翔番禺高學燿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四

春秋毛氏傳 哀公元年至七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哀公 公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至十四年春而春秋終焉論法葬仁短折曰哀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定四年蔡侯請晉師伐楚盟于召陵既而以吳師入楚敗于柏舉楚怨深矣至是楚圍蔡築壘而屯之以示必拔蔡人出降楚人使遷國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若隨許皆楚屬國僖二十年楚人伐隨見于經柏舉之役楚子奔隨見于傳許則定六年爲鄭所滅今見經以不絕其國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郊牛下有角字

祈穀之祭在春三月建寅之月傳所云啟蟄而郊是也若夏四月辛猶可至中辛恐涉分氣下辛則過矣杜氏槪以四月爲過則焉知不在上旬之辛說固非是若穀梁竟以三月建寅之祭誤作正月建子之祭則以祈穀爲報本在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年間並無此祭且又不曉卜日之法誤以一旬一卜作一月一卜謂上辛是正月之辛中辛是二月之辛下辛是三月之辛不特祈穀之祭不得過分世定無三月祭圜丘者此皆漢儒明堂位成王賜魯重祭孔子魯之郊禘非禮也一嘆沿誤至今而穀梁以秦漢間人并造爲法制以附會之宜乎周禮之無可考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衛之伐晉久矣初次五氏既次垂葭皆與師侵地而不終伐及趙鞅殺邯鄲午後午之子趙穆據邯鄲以叛晉侯衛侯又爲之助邯鄲以圍五鹿至是則以救范中行氏于朝歌重爲興師而魯亦與焉齊侯乃與衛侯先會乾侯然後魯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同時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者杜氏曰非公命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策書未詳

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至改元而遽伐之何耶然且不惟伐之又從而取其田不惟取田更與之盟之而要其必得此何說也故曰春秋雖魯史實晉楚史也魯史至定哀之間尚多

未備而晉楚未有闕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然則三史並行在戰國猶知之矣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策書未詳

襄十九年經書取邾田自漷水謂邾還所侵魯地也則漷田原是魯地但其地以漷爲界今田在漷東則踰漷矣要是魯新取邾地非舊漷田耳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策書未詳

三家同伐邾同取邾田而盟無季孫服虔曰季先歸也穀梁曰二家得田季不得田也胡氏曰昭公伐意如而叔孫救之陽虎囚桓子而孟孫氏又救之季德二家因以田歸二家也譬之說夢夢尚未明而進說者縷縷焉豈非艾子耶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定十四年衛蒯聵既奔宋矣然奔宋非奔晉也晉趙鞅怨衛靈之助范中行而救朝歌入棘蒲也未有以報之聞衛人立蒯聵之子輒而蒯聵在外思藉納君爲伐喪之舉因用陽虎計構世子而强納之乘初喪未葬宵夜兼行使太子祖絻入哀絰詐爲衛之迎太子者入戚而哭啟其門而入遂據之是役也人第知世子大逆稱兵犯喪而不知趙鞅實爲之故

經直書曰趙鞅帥師蓋深惡夫趙鞅之帥師也
據公羊謂戚者衛之邑也何以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
有父也謂父得有子而廢其子子不得有父之所有而據其
地也則瞶之入戚信有罪矣若穀梁納者內弗受也何以弗
受輒不受之父而受之王父若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得尊
王父也似乎尊王父而拒父輒可無罪又不然者則以輒
未嘗受王父命也按蒯瞶奔後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之
及卒夫人又假以公命立郢郢又辭之乃曰有亡人之子輒
在然後立輒則是公所命者郢也非輒也輒所受命者夫人
也非公也非公則所云受之王父者有間矣穀梁非是也說
見後三年圍戚傳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范氏在朝歌而齊人輸粟鄭罕達與駟弘帥師送之趙鞅以
入戚之役遇于鐵鐵者戚城南邑也是時晉車少鞅欲退陽
虎請以旆先鄭師之車而陳之鄭師從後見吾車不辨其寡
多也而見吾貌必懼懼則敗之必矣鞅卜戰龜焦鞅乃禱于
神而誓于衆衛太子初懼自投于車下既而禱于皇祖文王
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此四字出國語然按檀弓公
矣請易其名卽左傳楚共王謂將從先君于禰廟請謚靈若
屬則以既葬始作主定謚以便祔廟今衛侯未葬不知何以
得稱靈公皆不可解鄭人擊趙鞅中肩踣于車中獲其纛旗衛太子救
之以戈既而鄭師敗獲齊粟千車以去
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緩以蒯瞶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畏楚而請遷于吳公子駟不可至是吳以師迎之蔡侯乃告大夫殺公子駟哭而遷墓傳似遷其墓杜氏註似哭于墓而遷不同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前年齊輸粟范氏爲趙鞅入戚之師所敗故此又同衛圍戚以報之總是藉他國之爭以釋已私怨故趙鞅帥師與國夏帥師同一書法亦同一義例無低昂也特在春秋戰國間多有是國夏而非趙鞅者蒯聵之爭國其在于父爲不孝其在于子爲不慈不孝不慈趙鞅實主之其罪固不待言矣若國夏之師則公羊曰伯討奈何輒者蒯聵之子也然則

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矣輒可立則蒯聵可拒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是父之得行乎子也王父亦父之父也以王事辭家事立君是家事讓父是家事是上之得行乎下也父命行于子君命行于下夫然後方伯之討得行于世當是時衛人執是以立說而人多信之即聖門高賢如子貢子路輩亦以輒爲是而或仕之或依之且有以夫子爲衛君爲問者以爲夫子必與輒也殊不知事求其實雖名也而實主之必王父有命而可辭父命乃夷考當日靈公兩命郢南子一命郢皆非輒也輒之得立出于子郢之一言而成于南子遭喪之一刻故夫子欲正名正欲核其受命不受命之實以正其辭王父與辭父

之名此一審辨而瞭然者若晉江熙謂靈公不廢崩聵若廢則不當稱世子矣則靈公明日余無子未嘗仍以爲世子也且不廢而何以命郢特立輒之命靈公無有則圍戚拒父其師出之名所當正耳詳見子論語稽求篇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公僖公者桓公之宮也桓僖已祧而尚有宮者遷廟也遷廟而稱宮以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則稱宮也杜氏不知廟制謂桓僖親盡而廟未毀而服虔遂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夫桓僖親未盡時其廟卽五廟之廟也親盡則但祧其主而並不毀廟蓋七廟五廟並無毀之例乃公羊則云毀而復立其云毀固不通若云復立則春秋立廟必書如立武宮立煬宮類未有新立一廟而經不書者且從祀先公有閔公矣祇立桓僖廟則安得有閔且未聞季氏又爲閔所立也蓋古有遷廟在五廟七廟之外曾子問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以七廟不可使主虛也則七廟祀親主遷廟祀祧主七廟不可虛主遷廟可虛主明見禮文其又名公宮以一廟而合羣公之宮故策書曰司鐸宮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司鐸火者公所居之宮火也火踰公宮者踰于羣公之宮也惟踰羣公之宮故桓僖兩宮受災則受災者祇桓僖而羣公皆有宮桓僖僅羣宮之二耳故文王世子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公宮正指此羣

公之宮也卽策書所云公宮也適子守太廟是祖廟諸父守貴宮貴室是世室諸子守下宮下室是親廟截然不同若胡氏謂五七廟外不當問功德有無以立廟則又指世室不祧之廟爲言豈桓僖又在不祧廟乎且功德立廟自古有之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未嘗非廟制也祇是時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何以必知桓僖獨有廟爲非禮之故則徐仲山曰記云魯兄弟入廟在春秋惟桓僖二公是時定公之主尚未禘祀入廟也乃以煬公爲考公之弟先立煬宮以爲弟繼兄之證煬者火也火當及二弟廟矣故夫子知之此則善解春秋者必如是不惟兩宮災可驗卽立煬宮亦愈可驗耳煬宮弟廟桓僖宮亦弟廟煬宮之立專爲定公故定將祔廟而災已見之此超于京房劉向諸公所言

是時南宮敬叔命周人掌周典籍者出周書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百官官備府庫慎守蒙葦公屋以濡物冒覆之自太廟始

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啟公作開備晉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策書未詳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桓子卒立子肥爲季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猶于吳策書未詳

猶爲公子駟之子駟前年以蔡遷吳時見殺今又放其子放者罪遣之名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策書未詳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二公作三殺公穀作弒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在後射之避入于道傍之家而卒翩遂以兩矢守門蔡大夫文之鍇後至衆如牆而進鍇遂殺翩逐其黨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凡死非其所與見殺而不能鑿指其所殺之人則槩書曰盜此死非其所而大夫黨衆翩與辰霍又不審果死誰手則盜而已至若書名書爵書國殺則皆無義例說見前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策書未詳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

楚囚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之陰地楚司馬販起豐析二邑之卒并狄戎以臨上雒且謂陰地之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今保戎蠻是廢盟也請大開武關道以聽師命趙鞅懼乃集九州之戎駕言將分田以予戎蠻而誘致之遂執蠻子赤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楚地晉之卑于事楚且不憚委曲行詐以求說于楚乃如此

城西郛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亳社有屋故能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公作比又作芘

夏齊侯伐宋策書未詳

晉趙鞅帥師伐衛

晉范中行氏由朝歌奔邯鄲而趙鞅圍之齊陳乞弦施衛寧跪救邯鄲不得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齊國夏乃伐晉取邢任欒郤逆時陰人孟壺口八邑而納荀寅于柏人至是鞅又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鞅乃舍之而伐衛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齊景公娶燕姬生適子早卒諸子皆未立獨嬖妾之子荼而未有命也及疾使國惠子夏高昭子張立荼而寘羣公子于萊至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孫還如齊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葬速

禮喪月數閏如閏月卒則從閏月數起葬月不數閏當除閏數月今既閏月葬則必除閏數之已滿五月而後可以葬按公卒在九月而是冬即葬毋論閏在何月即十二月閏而除閏計之亦止得四月況是年長厤閏在十一月則三月矣三月而葬不其速乎

若公羊謂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略也夫喪不數閏而此獨曰數閏已不可解至推其說則曰喪服數閏夫喪服亦不數閏又推之則曰喪服期三年不數閏而大功以下數閏爲數略也于是漢晉諸儒皆定爲期三年不數閏功緦數閏之說以爲律令夫功緦計月期三年計年然其爲時日則一也以年計者不使闕時日而謂計月者可獨闕之固已不通且喪數未嘗略殺少也服數既少而又從而略其數則爲數何幾故先王制禮但略多而不略少如三年之喪期而練再期而祥二十七月而禫而期之喪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夫三年之禫內數七月而期之禫反外數兩月何也不略少也故古有稅服謂閏

喪之遲服數將滿而追服之也然而大功以下追服倍畿惟恐月少易盡而略於闕口故檀弓曰緦小功不稅則兄弟遠處終于無服是遠處追數猶不敢略而略于正數公羊不知春秋并不知禮而漢後儒者遵爲金科不惟春秋亡并禮亦亡眞可惜也

六年

春城邾瑕公作葭魯地之近邾者備晉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哀元年陳侯與楚子圍蔡報吳蔡入郢之役故吳又報之時楚救陳師城父經不書見後楚子卒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陽事高國而陰忌之恐其立荼之必得君寵也因與鮑牧及諸大夫謀去二氏以甲八于公宮高張聞之與國夏乘而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乃與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策書未詳或曰吳召會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親救陳次于城父卜戰不吉曰戰死耳陳爲我受伐而我棄之而逃離不如死因命立諸弟爲後而赴戰焉及戰疾作卒于城父卜戰不吉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從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乃與子西謀潛師閱喪立昭王之子于國而後班師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公作舍）

陳僖子（乞之）逐高國二氏爲廢立地也至是召公子陽生于魯（前年來奔者）而二氏所奔亦適在魯陽生乃陰見公子鉏（與陽生同來奔者）于南郭駕言重獻馬季孫而與之試之遂並載出萊門密告以故遂夜急行僖子舍于家因饋者而入之公宮將立之盟諸大夫鮑牧醉而往其臣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乘其醉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言已不立不必殺已）義則進大夫（言已立必不忍鮑子）若我可必不亡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陳子遂

去荼毋嚚姒而殺荼之黨然未及荼也悼公使朱毛告陳子
曰器可兩君不可兩也陳子不對既而泣曰君王長矣尚疑
臣之不從君乎蓋教以自爲也朱毛復命曰君圖之可也乃
使毛遷荼于駘未至殺之野幕之下經書陳乞弒其君實弒
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策書未詳）

元年伐邾二年取邾田三年又伐之今又伐之

宋向巢帥師伐曹（策書未詳）

三年宋樂髡伐曹今又伐之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策書未詳）

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故宋報之然不詳其事左氏于罕達之師誤以宋公子地當之前既已辨之詳矣今又曰宋師侵鄭叛晉故也夫鄭叛晉已久此時非討叛之際且宋自定六年晉人執樂祁黎之後晉宋之好亦已斷絕何緣又承命而爲其討叛況彼此侵伐事雖未詳然經文所書則實是鄭先伐而宋報之其後宋鄭之師連歲不已至十年宋公伐鄭趙鞅且欲救鄭而伐宋豈有宋爲晉伐鄭而晉反助鄭而惡宋者左氏妄說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五年晉伐衛今又侵之

夏公會吳于鄫（穀作繒）

吳來徵會前叔還已會之于相矣至是公又會于鄫時吳命
公以百牢饗之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饗我
百牢矣且聞晉大夫過魯魯饗之過十夫晉大夫饗過十則
吳王百不亦可乎景伯曰吳將亡矣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
之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前年冬仲孫何忌伐邾矣公又親伐之季康子饗諸大夫而
詢其可否子服景伯力言其不可孟孫贊景伯諸大夫皆不
悅罷饗而出遂伐邾入之處其公宮衆師晝夜掠以邾隱公
歸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大夫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
于吳謂夏盟鄫衍即前會秋而背盟違君命矣且魯賦八百
乘晉所定貢賦君之貳敵國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屬國也以私奉貳
以屬國所賦而奉之敵國唯君圖之吳從之
宋人圍曹
宋自三年伐曹六年又伐曹今又圍之明年遂滅之雖不詳
其事要之利其地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朱鄭方惡鄭聞宋之屢伐曹也曰宋之有曹鄭之患也因救
之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五

春秋毛氏傳　哀公八年至十四年

蕭山毛檢討　奇齡　著

學海堂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前冬圍曹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曰揖丘曰大城曰鍾曰邢蓋先爲邑名焉示必滅也至春遂滅之左氏謂宋師將還曹人止訴之因反兵滅曹似乎以訴致滅者非實錄也若史記又云曹倍宋又倍晉故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而有之此亦襲左氏倍晉妍宋故晉不救諸語然並無實事可據至經書入不書滅則入原有據地兩義入而不據地入之已耳衛師入郛是也入而據其地即是滅秦人入都是也此書

例也胡氏以爲有義例則不然

吳伐我

吳人聽芽夷鴻之言前一年自齊奔吳遂伐我時叔孫輒公山不狃在吳定十年輒曰魯有名而無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奔不適讎國若未臣所適之國而有伐吾本國者雖還而死之可也且夫人之行也不以私惡棄其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爲率向導子必辭及問子洩不狃字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言死且諸侯將救之矣未可以逞乃使子洩爲率子洩故道險從武城入由險道人者使魯可備初武城人有僑田吳界與鄫人之漚菅者爭水而拘鄫人鄫人怨之至是教吳向武城謂吳人王犯

嘗爲之宰與澹臺子羽之父善可爲內應此王犯當是子游宰得澹臺滅明即子羽也史記子游吳人名言偃言與王字音之轉偃即狐犯是也之父美文當時策書多散軼故有沿誤不然豈有一時有兩吳人爲武城宰且適與澹臺子羽相善者此其誤無疑也向之必克國人懼既而終不克劉炫謂已克誤見正義乃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公寄一公

又舍于蠶室戰于夷獲魯一車而同車三人皆被獲一公庚一公甲叔子一析朱鉏君戰死曰滅大夫戰死曰獲獻于吳子吳子曰同車而共斃國有及次泗上魯大夫徵虎欲夜攻吳子不狃死士未可望也與不狃言合乃設格選壯士屬徒七百人使三踊于幕前中選者三百有若與焉孔子弟子吳子聞之一夕而三遷乃求行成景伯不許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齕而盟于城下是棄國也諸大夫不從景伯乃負載書造于萊門

且願以子服何（即景伯）質于吳吳許之既而曰願以吳王之子
姑曹爲魯質吳乃請罷質而盟經不書不成盟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公作僤後同）
齊悼公之來奔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卽位來迎則
女有佚行未敢與也齊侯怒使鮑牧帥師伐我取二邑焉
歸邾子益于邾
魯自吳伐後悔其事乃歸邾子而吳反惡之使太宰嚭討邾
囚邾子于樓臺而圍之以棘且使邾大夫奉太子革爲政後
所稱邾桓公者是也第吳之怒邾子亦必有故而傳又失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葬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前齊取二邑去至是平之臧賓如如齊泣盟齊閻丘明來泣
盟乃逆季姬歸而嬖之歸二邑焉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策書未詳）
據傳鄭罕達之嬖臣許瑕求邑因無邑可與使之取邑于他
國故圍宋雍丘而宋救之反圍鄭師鄭師罕達往救大敗
此又不曉事之言世無已國無邑而可漫取之他國者且許
瑕何人家不藏甲豈有家之臣能公然興師取人國邑此
在情理所必無者且前七年經書宋皇瑗帥師侵鄭與此經

前後相應則必罕達因皇瑗侵鄭而伐宋雍巳以報之不虞
爲瑗所敗也傳于前皇瑗侵鄭則曰鄭叛晉也于此傳則曰
許瑕求邑也皆造事非實錄春秋定哀之間書宋鄭搆兵事
甚悉必有一大事彼此牽搆一十餘年而傳皆不曉故自定
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哀七年宋皇瑗帥師侵鄭九年宋
皇瑗帥師取鄭師于宋巳是年秋宋公伐鄭十年宋人伐鄭
十二年宋向巢帥師伐鄭諸傳皆前後周章無一是者善讀
春秋者當于此六經通讀之而合觀諸傳以考辨可也

夏楚人伐陳

楚昭王以救陳而死然死則不能救矣陳因就吳而楚遂伐
之雖楚惠王不繼志顧晉伯猶習原是如此

秋宋公伐鄭策書未詳

傳于伐鄭本事全不曉乃又旁造一救鄭之事謂晉趙鞅欲
救鄭卜龜不吉乃使陽虎筮之又不吉乃止按鄭之叛晉已
久而于趙鞅則尤致深怨者前二年鞅帥師圍戚值范氏在
朝歌而鄭罕達與駟弘親帥師輸粟以與鄭戰經書晉趙鞅
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嗣後未嘗有修好之
舉也即或修好而經此搆戰或不坐視則已耳有何親愛而
攖冠被髮以著以蔡此皆策書無文而傳故造說以演其事
者善讀者所當察也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前吳伐邾囚邾子今脫而來奔避吳也但吳以救邾伐我而今又使邾來奔邾以我執之故致我為吳所伐而今又奔我搆兵眩亂慢好瀆惡其尚有人理存其間乎此春秋之所以入戰國與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此吳令也吳欲會齊而齊辭之吳乃城刊溝通江及淮先召我儆師而我從之乃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以悅吳赴至吳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而還悼公不書弒以未詳弒者人也其書例與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鄆同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衛屢救范氏與趙鞅為難故乘喪以侵之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公孟彄以蒯聵黨奔鄭又奔齊今自齊歸衛或曰齊納之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見夏楚伐陳傳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前年鄆之役齊以我從吳師故憾之至是特遣國書高平帥師伐我及清（齊地）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如何冉求謂以一子守而二子帥師可矣二子不可冉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謂魯公）一子帥師（季氏）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季孫使冉有從于朝侯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于是孟孺子洩（武伯）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樊遲（名）也弱冉有曰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次于雩門之外越五日而右師始至遂及齊師戰于郊時師未踰溝樊遲請左師伸約信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師入齊軍既而右師奔齊人追右師齊大夫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側反）子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獨左師獲齊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追之三季孫不許傳曰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經不書齊敗以右師奔也然不書我敗以左師實勝也其曰伐我者書例也不曰某鄙以戰于郊也胡氏謂不書四鄙但書伐我為魯罪夫戰于郊矣而猶鄙乎且魯凡被兵必書伐我春秋無兩書矣儻非伐我當是伐誰傳春秋至哀十一年而猶然夢夢不可解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

陳轅頗爲司徒賦封內之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師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艾陵齊地）

報郤之戰公乃會吳子伐齊克博至于嬴吳子親將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戰于艾陵初吳展如敗齊上軍齊國子亦敗吳上軍既而吳子出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當戰之時吳子呼武叔曰而事何也曰從司馬吳子賜之甲劒敏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武叔未能對衛賜進（賜子貢也衛人）曰州仇（武叔名）奉甲從君而拜至是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以（首還齊）宣之新篚薦之以玄纁加組帶焉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卽太叔疾也疾初娶宋朝女而嬖其娣及朝出奔（二年）

孔文子圍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不忍其娣仍置之他室如二妻焉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疾出奔衛人立其弟遺且使室疾妻焉後以奔宋臣向魋魋出奔衛人并攻疾疾歸衛而死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不對退而私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禮則以丘亦足矣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乃卒用田賦用者以也用田賦者謂不以丘爲賦而以田爲賦也古者丘賦之法每家百畝收其田所出之財以爲賦合一百二十八家得田一萬二千八百畝爲一丘共賦馬一匹牛三頭謂之丘賦不謂之田賦以田稅什一自有賦也今欲分丘賦與田賦爲二于丘賦外又征馬一匹牛三頭謂之田賦雖其賦均出自田中且亦均在此一丘之中然既立田賦名卽非丘賦之舊法不以丘而以田矣公穀不知田賦爲何賦妄云公田什一今田賦多取過于什一爲非正夫公田多取此在宣公初稅畝時已逾什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以什二之征在前時不在此時也且此是田稅不是田賦故前漢志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宣公初稅畝此是加稅哀公用田賦此是加賦何則以所加者爲馬一匹牛三頭也若賈逵謂田者井也以田爲賦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賦則一丘十六井將出賦十六倍無是理矣且季孫云以田夫子云以井者使謂井卽是田則丘何嘗不是田丘不可名田則田必不可名井又斷可知也若胡氏謂籍田以力賦里以入農商不同若但賦田而不賦里是弛末削本失先王重農之意則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本國語夫子議田賦文彼正謂

田稅里賦力役軍施均有限制不得增加今反云末可加而本不可加則意有畸重已非夫子立說之本意矣況周制九賦凡山澤關市斥幣力役皆在邦郊甸稍縣都諸賦之內春秋悉索敝賦正索此等豈有諸賦皆未加而獨加田賦者祇以諸賦無常如里賦一條必計其利之出入多寡而度其財業有無以爲差等如所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時增時減不比田賦之可勒爲定數故略而不書且亦見重本折末之意書所重不書所輕而胡氏全未之解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昭公之夫人也昭公娶于吳爲同姓故諱其名不曰孟姬而曰孟子一似出之于宋者此是魯人常稱論語所云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也但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必夫人生時去姬稱吳一如論語所稱吳孟子者及其死而併去之以吳卽姬姓稱姓不可稱國亦不可也若不稱夫人併不稱薨者舊以爲孟子之稱難于赴告因不赴告遂不稱夫人稱薨則小君耐葬雖外不赴告而本國禮文必不可闕乃經亦並不一及此必季氏重抑昭公使不得成小君之喪故魯史不書而夫子因之此正所以著季氏之惡非諱之也

據傳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杜氏謂孔子致仕但服舊君母妻之喪故可與弔而季氏竟不服小君之服不着喪冠故夫子卽去經而拜亦不用弔時弁經之服蓋從

士節制也按絻爲初喪去冠之服及成服而再冠卽不絻矣是不絻非不冠也亦惟不去初喪所服之冠故曰不絻今解絻作冠固已非是若弁絰而弔則以爵素爲弁澡麻爲絰功緦通用正舊君母妻之服雖不弔亦何必去絰且弔無拜法歷有明文況此時弔季氏上無殯宮卽臣子亦並無拜禮惟受弔主人則不問所弔何人而來弔卽拜此必季氏不肯服小君之喪故不絻亦不絰而頹然下拜此正策文記季氏不臣之節與經文書卒不書葬正相表裏而杜氏誤解之也向疑放字是散字字形之訛禮凡初喪服絻必服環絰以環股之繩束之而其末不絞又謂之散絰或季氏不服絻而但服散絰亦未可知而既而思之祇從放字作去字解而不絻不

經尤爲明快若謂季既不絻故子亦不絰則天下無執君親之喪而依違繞指以大禮當酬酢者曰從主節制此何節制也

公會吳于豦皐吳地

公會吳豦皐赴吳召也時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尋八年萊門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之經但書會不書盟以此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運

吳召會也吳人以衛侯來緩將執之景伯告子貢子貢請束錦以見宰嚭語及衛君宰嚭曰寡君以其來緩也懼之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夫勸其來者子黨也勸其不來者子之讎也今一來而果

執之則讎者之言驗矣諺曰善乃舍衞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搆兵已久其彼此侵伐歷見經文必有以一事爲終始者而策書不詳前既已屢辨之矣至是傳又云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邑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爲成曰勿有是言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邑戈錫以居之至是宋伐鄭殺元公之孫遂圍邑鄭罕達救邑又圍宋師據此則宋鄭爭邑別是一事與前彼此侵伐傳皆不相合獨元平之族居鄭一節連及前事而又多可疑考之定十年宋公子地公子辰前後奔陳十一年自陳入蕭十四年又自蕭來奔此皆見經者若自蕭奔鄭則經與傳兩無明文且公子地辰皆景公之弟元公之子經累書宋公之弟其所云宋公者皆是景公以宋人春秋自定十年至十四年皆景公年也景爲元公子則其弟爲元族與平族無涉且未有兄爲元公子而弟爲元公孫者今曰平元之族又曰元公之孫則非其人矣此其中又必有誤而影響以傳會者此皆所當闕也

冬十有二月螽

螽者蝗也蝗至冬而終故曰螽今周十二月爲夏十月雖不能爲災然冬尚有此則以異故書之杜氏推長厤謂是年應置閏或者十月是九月其候尚温故未蟄則是以常候釋春秋非記異意矣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邵

冬前鄭罕達救邵已圍宋師至是向魋又帥師來鄭人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師并取他邑去而前所爭之六邑又各棄勿有焉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夫差興師北征穿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將會晉侯于黃池（衛地）我公與焉及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泰伯後也）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諸侯長也）爭先不決據傳則晉趙鞅呼司馬寅將以死戰遂先晉人據國語則吳人服

兵擾田建旌提鼓三軍皆譁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乃請吳稱吳伯不稱吳王爲諸侯長遂先吳人其說不同然當從傳不從國語者以經先晉侯不令以吳爲盟主則晉先可知若謂經每書吳並不稱子至此獨稱子者亦以其自去僭號夫子嘉之如國語所云則夫子是經但據策書並不據國語國語稱公稱伯未嘗稱子且經書吳子不一綦侯以吳子戰于柏舉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此與書楚子邾胡子沈子一例而舊以爲從降稱謬矣時諸侯不至獨公與會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侯牧以見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伯今諸侯相會而君帥寡君以見晉君則晉成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七年傳魯賦于

晉八百乘鄫六百乘此是晉定貢賦之制將半鄫六百乘是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焉乃止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策書闕

於越入吳

吳自定十四年檇李之敗闔廬爲越所殺後吳子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時越子以甲楯五千敗保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吳子許之伍員極諫不從既而吳伐齊員又諫乃殺員而沈之江方是時越子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臥卽仰膽至是伐吳先以疇無餘謳陽二大夫自南方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鄧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時彌庸父先爲越姑蔑人所獲因見其旗在姑蔑軍中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遂

戰獲疇無餘謳陽既而越子至乃命范蠡舌庸截吳歸路敗太子友于姑熊夷吳地獲王孫彌庸及壽於姚而自帥中軍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人告敗于吳子吳子方會黃池恐其聞也而殺之及歸乃使人以厚禮請成于越吳及越平越滅吳在傳之哀二十二年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下公無多字策書闕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策書闕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狩者冬獵之名春而名狩以周之春卽夏之冬也西魯西也麟獸名不恒見者書狩禮例書所獲則文例也據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子官名鉏商人名家語作車士子鉏商則于車下增士字而以子爲姓非是以爲不祥而賜之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按麟爲靈獸王者之瑞禮運聖王順德則麒麟鳳皇皆在郊椒麒麟臻故公羊亦云麟者仁獸有孝經援神契德至八極則麒麟臻故公羊亦云麟者仁獸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此時周德既衰明王不作夫子以聖人乘時間出而不得在位則此王者之瑞將以誰應況麟之爲物游必擇方翔必擇所今出而被獲則是聖人而厄于在下之明驗也此與論語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嘆正相表裏故夫子作春秋而終于獲麟之一時雖春秋紀年當有始終此不惟不終哀公之二十七年且不終哀公十四年之夏秋冬自傷道衰陡然絶筆理固有之若公羊謂西狩獲麟應夫子受命之符故夫子見麟而作春秋則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爲瑞災不並徵吉凶不兩立既傷災見不得復慶爲瑞至況終于獲麟亦僅見公羊之說而漢儒遵之若始于獲麟則雖漢儒亦不遵賈逵服虔等皆以孔子自衛反魯始作春秋在哀十一年凡三年而文始成有獲麟之應雖其言亦皆臆見彼此無所憑然其不遵公羊說則顯然也若漢儒謂周在

西故夫子欲與西周又謂立言之位在西方麟爲西方獸屬金兌爲金爲言爲口則幸而所狩之地偶在魯西耳萬一在魯東夫子將不作春秋乎至說公羊者云此是周亡之災漢興之瑞劉爲金刀而漢中在西夫子豫知而傷之此眞妖妄之言東漢符命家所爲前儒早闢之不足道也

若胡氏謂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作而鳳麟至又曰文成而麟至又曰魯史成經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又曰文出于野則以獲麟爲春秋既成之瑞應事或有之但其曰文成曰成經曰制作文成豈其作經至哀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𤼵已告成書而麟忽來至然後綴西狩獲麟一句乎抑亦連西狩獲麟一句統謂之經乎夫必經成而麟至則西狩獲麟一句不可謂之經也若必合獲麟爲經則是麟至時經未成也從來儒者解經定有着落斷無言之似是而按之實非者既已信之眞言之鑿文成成經再三伸說則必使後之人明知書成何時經成何所而乃爲此鶻突之語且曰周南關雎王者之風麟趾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取小序應字以證已瑞應之說一似關雎詩成麒麟來至者而朱元晦註麟趾竟曰王者之瑞有非人所得而致則全襲胡氏說直以麟趾詩作獲麟解矣其可笑如此

春秋終于是年春亦公羊穀梁說謂孔子作春秋終于獲麟之一句而漢時公穀早出故遂遵其說以爲夫子聖經實止于此若左氏春秋則止于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而

其後策書未盡循年記事附載經後者尚餘十有一年安見獲麟一句即爲絕筆之讖案無如夫子自爲書必不能自記其生卒之年故夫子之生見于公羊之傳文夫子之卒見于左氏之經文其絕筆之年則姑從公穀爲說自漢迄今未有改也若司馬遷云夫子厄陳蔡而作春秋則在哀六年與諸說又不同要之說經貴有據能據經據傳據策書然後據漢儒之說經者而以義而裁斷之庶于是經不大謬耳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五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鄧翔番禺高學燿新校